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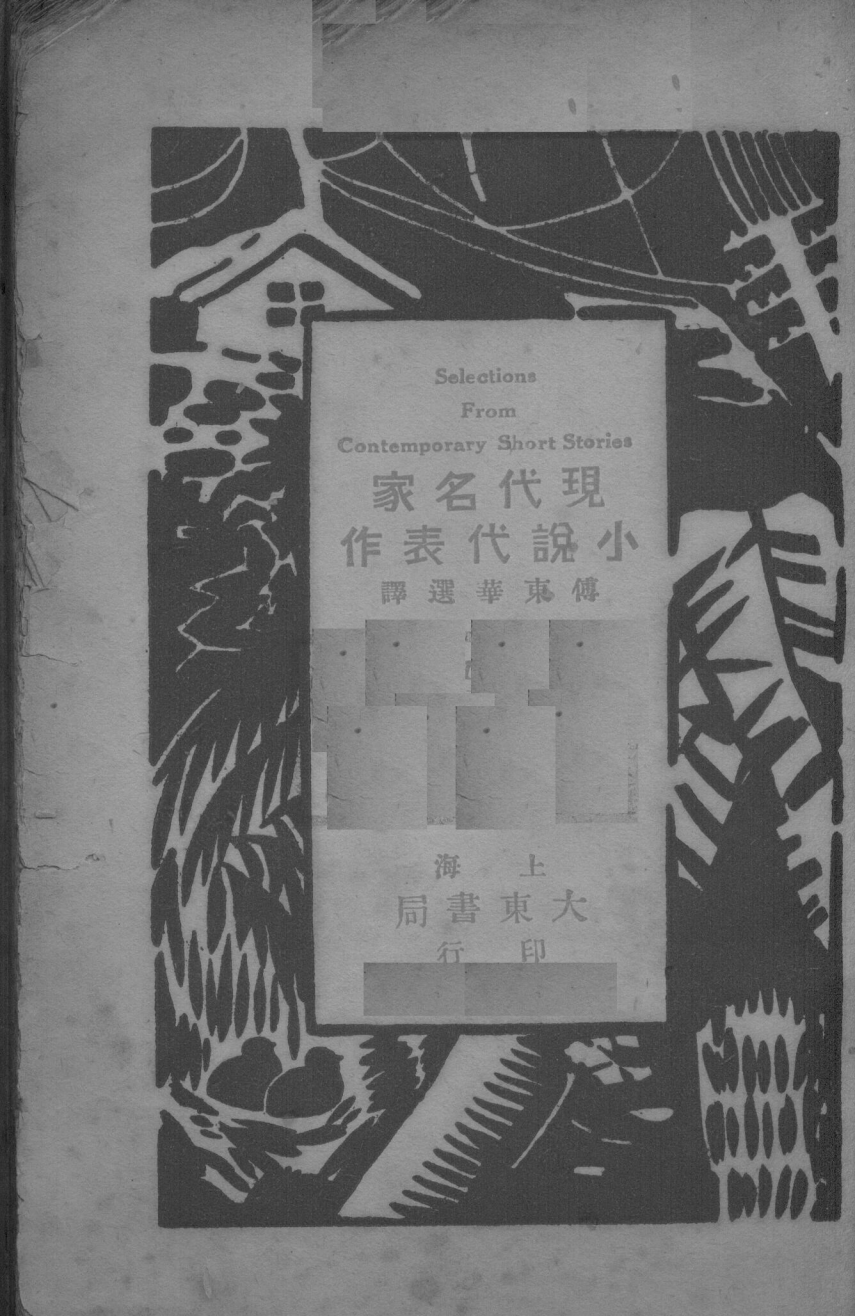


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

新文學叢書之一

上海東書局印行

834
H514



Selections
From
Contemporary Short Stories

現代名家
小說代表作

傅東華選譯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全一冊）

△（實價大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函費）

選譯者 傅東華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沈駿聲

上海四馬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
暨各省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緒言

這裏選讀的八篇小說，作者和國別雖然不同，却能代表現代短篇小說作風的共同傾向——就是新寫實主義。

就嚴格說，新寫實主義應該是新俄的特產，但若放寬一些說，那末二十世紀所特有的這種比十九世紀初由自然主義脫胎出來的作風更加深刻一層的寫實主義，也未嘗不可統名之爲新寫實主義。我這裏把 Hardy 和 Galsworthy 的作品和新俄的作品兼收並蓄，並非要示人以兩國不同的作風，實要示人以兩者共同的傾向。

Thomas Hardy 是這八個當中新近故世的作家。他在現代作家當中，雖然不能說是另一時代的人，只少也要算是前輩，但他那種『定命論的悲觀主義』

(Fatalistic Pessimism) 實在就是新寫實主義所不能外的『決定論』(Determinism) 的先聲，而他那種深刻的心理解剖，也已與前世紀中類乎自然主義的舊寫實主義有別，所以將他劃入『承前』的作家，自不若將他歸入『啓後』的作家較為允當。

John Galsworthy 誠不失其爲一個英國式的 Gentlemanlike 的作家，但若細細分析他的作品，他實在是對於英國的國民性下極深刻的針刺（即如本書選錄一篇所代表。）他覺得英國的傳統是陳舊了，可笑了，不合理了，所以他對維持傳統最力的中流社會竭力諷刺。這種態度的另一方面，就是對於純潔無偽的下層階級表同情。J.W. Cunliffe 在他的 English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st Century 裏說：『他所以能在現代文壇佔據永久的地位，就在他能夠對最下層社會具有真正的同情，並於人們的性格和情緒具有深刻的分析力。』就此點而論，他和新寫實主義的傾向至少是不至背馳的。

法國感受新寫實主義的影響，當然比守舊的英國人要快些。近年以來，一般新興的作家早已不再像從前專講所謂『趣味的洗練』（Refinement of taste）了。這裏所選擇的代表 Maurice Audoubert-Boussat 本是一個才露頭角的作家，但由此可以看出法國新興的作風是怎麼樣。

西班牙因為政治上的騷動，自然也要被新寫實主義所吸引。這裏特選 Piccon 的一篇來做代表。

至於俄國兩個作家的作品，就是新寫實主義的真正典型，那更不待說的。

美國的兩個作家——Theodore Dreiser 和 John Reed——都顯然流露有意模倣新寫實主義的痕跡，因為他們兩個都會親身到過俄國而且深深吸入那裏的新空氣的。Dreiser 已經得能列入作家之林。Sherwood Anderson 曾經承認他為美國新風格的創造者。John Reed 本是個新聞記者，尚不被認為小說的作家，但這是因他早死，藝術尚未成熟的緣故。假如他多活幾年，且肯向文

藝方面多用些力，怎見得他不成為美國新寫實主義的代表呢？

至從英文的觀點說，Hardy 和 Galsworthy 的作品之幾能作 Clasics 看，大概已為一般人所承認。其他幾個作家雖不能同他們並論，但至少有一點消極的價值，就是不至叫我們學成 Bookish 的英文——因為他們的語言都是活的。就是翻譯的幾篇，編者也相信他們並無疵病，大可觀摩的。

編者本想於對譯之外再加註釋，後來自覺譯文已無遺漏，讀者果能細細對看，當已不留遺義，最多不過再翻翻字典罷了。

編者

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

目次

迂士錄·····	一
兩個青年的悲劇·····	三一
南風·····	八三
村戲·····	一四一
飛腿兒奧西普·····	一七八
革命的女兒·····	二〇一
阿嚇·····	二三一
蝦夢·····	二四二

現代名家小說代表作

迂士錄

英國高爾斯華綏作

現在這種年頭，社會上凡百所謂「界限」，都譬如愛儷司（註一）那根火鶴做的木球槌一般——你若提起牠時，那物便蜷作一個詢問符號模樣，朝着你臉上看；而凡百所謂「名分」，就譬如她那蜩做木球，你正想去用牠時，牠已起身走了。（註二）舊日人生的風味，都已不合時宜，昔人處世的芳香，悉已目爲陳腐；所謂「君子」，已成一種挖苦的名詞，所謂「禮文」，也無非是癡騷的徵象了。

却不道不列顛羣島竟還有幾個舊族，世守君子之風，垂數百年而未墜。我

不怕諸君笑我頑固好奇心，以爲此等君子之流，往往具有一種德性，便是一種天生的正氣，斷乎不可鄙視的。

我今所以追記邁爾士魯亭的事蹟，蓋卽爲此。

我初次見他——若是一個新學生可以正眼看舍長——的時候，是我初進公共學校覺得窘不堪言的第二天。那時和我同住一間樓角的其餘三個學生都出去了。我一人正在苦思，不知牆壁上是否也有我掛東西的權利；因爲我有兩張小小的油畫，想把牠們張掛起來。那是我母親給我買的，上面畫着兩個大紅色的馬夫，騎着兩匹深栗色的馬，躍過幾扇深褐色的籬笆，我母親平時聽說公共學校尙勇武，心想那兩幅畫也許可以配他們的脾胃，所以給我帶來。我那時把牠們和我父母及阿姊的相片一齊從玩物箱裏取出來，統統攤在窗檻上。我正在悶悶地端詳這個小小的陳列，忽見房門被一個穿燕尾服的孩子推了進來。

「喂！」他道：「你是新來的嗎？」

「是的，」我用一種小耗子似的聲音回他。

「我是魯亭。是本舍的舍長。你每星期可得兩個先令，到這例取消的日子爲止。勞役單（註三）你將來可到牌上看去。頭兩個星期你可以不做勞役。你叫什麼名字？」

「巴脫雷。」

「哦！哦！」他把手中的一張字查了一回。「你是我該管的。你覺得還舒服嗎？」

「很好。」

「那末就好。」他似乎要動身走了，我因急問道：「請問，我許不許把這些圖畫掛起來？」

「本來——你愛什麼都可以的。讓我來看看罷！」他上前了幾步。當他的

眼睛落在那陳列品上的時候，他突然說道：「哦！對不起！」說着，拿起那油畫，轉過身來背着相片。大凡一個新學生，因驚懼所致，往往便成一種心理學家，故彼時我見他因眼睛會觸着我家人的肖像，便說一聲「對不起！」我就彷彿已覺得他決不是一種禽獸了。「這是你從湯姆金斯店裏買來的，」他道：「我在第一學期的時候也有過，跟這一樣不壞。我想把牠們掛在這裏。」當他把圖畫擎在牆上的時候，我「橫」了他一眼。他的身材似乎高得出奇——我猜總有五呎十吋光景；瘦削而筆挺。用的是豎領，——彼時「侍女領」還未行，——却不甚高，項頸長得很。他的頭髮很特別，黑，鬆，而微帶紅色；他的灰黑的眼睛，小而深陷，他的顴骨頗高，他的兩頰單薄而帶上幾點雀斑。就他的面龐而論，他的鼻子，下頰，顴骨都略似太大。總之，他可以說是一種未完的完器。但他的神氣很是坦然，且有一種美好的微笑。

「好罷，巴脫雷，」他說着，把圖畫交還我，「你振作些兒，就會適意了。」

我便擱開我的相片，掛起那兩張圖畫。魯亭！這名字好生熟悉。記得我們那家譜的婚姻錄中，載有如「費則撥武氏之女」，「脫斯武波羅氏之女」等名字：「魯亭氏之女」——是內亂以前一個什麼時候的魯亭氏之女！那末這位先生大概還是我的一個遠親，也未可知。可是我覺得決不敢對他提起這話。

邁爾士。魯亭並不漂亮，却凡事都很好。他也不講究穿著，所以你總不會從衣服上聯想到他。論他爲人，不算十分得衆——因他是個深沉的人，絕對不喜炫耀，且也非富有——却向來不知所謂偏袒。他對下級學生，向來無恩亦無怨。他處己處人都不肯寬恕，確又極其公平；且也似乎不像多數當舍長的專喜打人。每學期終了の攷試，他從來不曾落第，而凡有遊戲競賽，總是始終如一的賣氣力。人家都說他具有一個毫不可假借的良心，他却又絕少提起良心這個字。他從來不表示他的感情，但又似乎從來不曉得掩飾，像我一樣。他頗受人尊重，自己却並不在意似的；他是一個獨立自賴的人，若不是

因自己這般不善生產，也未嘗不可稍爲闊綽些。我和他相處兩年，總共祇跟他有過一次親密的談話，其實以我們年齡的相差而論，有這一次，大概已經要算超過平均數的了。那時候我的第五學期，魯亭畢業的前一學期，我們舍裏因訓練上鬧起事來，致使足球隊的隊長傷了體面——那隊長是個愛爾蘭的孩子，比球時當「壓後」，是我們這一面的臺柱，此事的發生，剛剛在我們舍裏第一次比球的頭一天晚上，所以當這位「要人」拒絕參與的時候，同學們中該着怎樣的大急，也就可想而知了。彼時他身體上和感情上兩俱損傷，因便效阿溪里斯的忿怒，宣言不幹，退歸自己的營幕去了。（註四）一時全舍中贊成和反對兩方面的議論紛紛不一。我呢，也跟第五級差不多全級的意見相同。是替多奈利表同情而反對第六級的。彼時他的缺出了，便該我做這邊的隊長，所以當時我們究竟還加入比賽與否的問題，須決在我一人身上。我若也跟他們同情，宣言不幹，那末其餘的人自然都會附和我。那天晚上，我先

前幾個時間，祇抱着一肚子反叛的精神，後來獨自一人坐在房裏，依然還猶豫未決，便見魯亭到我房間裏來了。他將身子靠在門上，說道：「我想，巴脫雷，『你』總不至於拆臺罷？」

「我——我以為多奈利是不——不該挨打的，」我囁囁的說。

「那也作興，」他道：「但總以一舍的事情爲重，你總該明白的。」

我頓覺一腔義氣被他這話扯作兩邊，因便默然。

「你聽我講，小巴脫雷，」他猛的說道：「這將是我們大家的恥辱，如今擔子都在你身上。」

「好罷，」我氣忿忿的道：「我去比就是了。」

「好朋友！」

「但是我總以為多奈利是不該挨打的，」我順口說道：「他是——他是這麼大的人了。」

彼時我躺在一張靠手椅上，他上前幾步，眼睛朝下直看着我。「將來，」他慢吞吞的道：「你自己總也有要當舍長的日子。你也該替第六級的學生顧點面子。你若果聽憑多奈利這樣的大蠢貨去欺侮那小弱的第六級學生」（我記得當時聽見這話心裏非常感動，）「那豈不是什麼面子都說不得了！我的老監護人，他在孟加拉一個縣裏做官，那地方也有威爾斯一般大，他的治法就完全講的是面子。這是他常常對我說的。我原也極不願意打人，却寧可打多奈利一般的蠢貨，不願意打新來的小學生。無論如何，他因背上挨了一點痛，便想給全舍拆臺，就可見決不是好東西了。」

「不是這麼說，」我道：「這——這個不公平。」

「若果說這個不公平，」魯亭道：（我此時覺得他非常耐性，）「那末就算這裏的規矩全盤都錯了，但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小巴脫雷，無論如何，總不是我解決得了的。我祇是按規矩管理罷了。咱們握握手，明天還須你勉

爲其難，好嗎？」

我伸出手來，現出一種不耐煩的神氣，雖則暗中已經是輸服他的了。

那天的球，我們輸得一塌糊塗，可是我到現在還彷彿聽見魯亭的聲音喊道

「好球，巴脫雷！踢——得好！」

關於魯亭在學校裏的事情足以見他的真性情的，我祇還記得一件。是他永遠離校的那一天，我剛巧跟他同一輛車子到城裏去。他在車裏，眼睛從背後的窗子看着我們校裏的一塊小山。我明明看見一顆眼淚從他的頰上滾下來。他必定也覺得我留心那件事了，因爲他突然說道：

「討厭！一點灰砂吹到眼睛裏去了，」說着把上面的眼臉挪了幾下，可是那種形況是一點都瞞我不過的。

此後便好幾年沒有見他的面。他的家境不好，他也沒有進大學。他有一次對我說道：「我的家裏舊得要命，又窮得要命。」